

序

不久前，我的好友陳麗卿修女，一位來自彰化的非教友家庭，1981年被派遣去坦尚尼亞，做福傳服務的修女，她在服務人群中喜樂的與天主相遇！目前在一間診所服務，陪伴病人，曾經病過的她更懂得如何與病人交談！寄來這篇令人震撼，且又刻骨銘心觸動人性深處的難民營春秋往事！

麗卿修女自從獻身修道，進入瑪利諾修女會培育完成後即被派遣往遠在非洲的坦尚尼亞鄉村去傳播基督的大愛，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她的每封信都是有血有淚、亦有歡笑！感動了我們明愛會的同仁們，我們不僅時時給她精神上的鼓勵，確保為她祈禱(她的健康曾出現問題，尤其是影響到視覺，被迫回美休養)。明愛會更贊助她的一些農業自養計劃善款，及難民營所需的交通車。

她已是坦尚尼亞人了，穿著如當地的婦女、說當地的語言、吃的是玉米和木薯，即使偶爾回台灣訪親，她的心裡仍是百分之百的記掛著她服務的坦尚尼亞。總是迫不急待的要回去，與那些她關愛的坦尚尼亞人共同生活。

陳修女的難民營春秋紀錄，是一篇對我們教會，特別是年輕的教友們的啟示，教導我們對愛與生命的成長！誠如教宗最新的勸諭「你們歡喜踴躍吧！」她把天主賞賜的恩寵特別是愛德，毫不保留的分享給貧困的鄰人！

謝謝這篇遲來的全文分享，是她給我們的禮物、信仰的見證！

麗卿修女，我們愛妳！祝福妳！

天主教台灣明愛會執行長

李玲玲 修女

難民營春秋

引言

二十年前，我就陸陸續續報導過一些難民營的事件。沒想到二十年後，難民營的點點滴滴竟然又回到我的記憶中，徘徊不去。也許因為養病期間沒事做，也就自然而然同意自己再度提筆，寫出難民營的春秋往事。

這次我不寫報導，而是要寫那些有情有義的故事，也要寫出自己的故事。過程中我感覺有許多故事從腦子裡迅速溜滑到我手中，爭先恐後要被訴說。我無法選擇，因為每一件都非常的寶貴，就讓我的思緒和手做主吧！

緣起

1994年開始的盧安達內戰，使人心驚膽顫。它不像其他戰爭，機槍掃射，生命應聲倒地。它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慘不忍睹的戰役。被抓到的就如牲畜般被砍，抓人的就如畜牲一樣沒有人性。就算打死我，我都不會同意冤冤相報，「前世欠債今世還」的說法。

盧安達是坦尚尼亞的鄰國，土地肥沃，景色宜人，內戰開始時，我們都嚇壞了，當難民逃到坦尚尼亞，在香蕉園裡求生的事被傳出之後，當地主教發起物資求援，並呼籲代禱，聯合國（UN）和美國教會的支援來得很慢，很多遠地國家甚至不明白盧安達在那裡。柯林頓的盧安達之訪，並未建立兩族之間的和平橋樑。

有一天，我進城去拜訪一個阿拉伯家庭。年輕的太太罕米達婚前是我的學生。那一天，她精神恍惚，滿面愁容。她的母親說罕米達無法回到蒲隆地(Burundi)去把丈夫和女兒接出來，因此只能在家失魂落魄，來來回回的走動。（她後來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找女兒，又冒著生命的危險把女兒帶回來。）電視機裡有一對母女坐在地上，哭得很淒慘。她盯著電視螢幕，希望能看到她們的家人。電視裡那些扛著家當，牽著一家老小的人們，艱辛的走過曠地。為了逃命，年壯的要快，年老及年少的卻走不動，只能慢慢前行。我坐在椅子上，幾次受到觸動，都想要從椅子上站起來，走進電視裡去扶那年老及年少的一步。我回家時已是黃昏。在路上看到一群印度人，穿著漂亮的衣服，悠閒的散步。這和剛剛的景象差別太大，讓我有些恍惚。現在都記不起來當時自己是怎麼回到家的。

罕米達的家人說，從Kagera河的上游漂來很多屍體。村裡的人也在談論這件事，還說，許多漁夫不捕魚了。他們忙著用塑膠袋裝屍體。這是謠言？還是事實？我不知道，也從沒有聽過由湖那邊回來的人這樣說。只是，這樣的消息，叫人心慌和心痛。回到鄉下，我站在後院的高地上，遙望隱約可見的維多利亞湖，想像耶穌也和其他漁夫在一起，把一個個屍體放進塑膠袋裡，輕聲呼叫每一人的名字。祂把小小的屍體緊抱在胸前，仰望天空，不忍放下。湖波濺起，祂赤裸的上身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祂滿面是水，分不清是湖水還是淚水。我在後院遠遠望著，心中難過，不知如何幫忙。耶穌和其他漁夫一起工作也一起休息。祂只是人群中的一員，沒有人知道祂是誰。

此後，我每天去後院，默想耶穌和其他人一起撈屍體的情景，也想著那天自己幾次要想

從椅子裡站起來，走進電視，陪那些人一起逃命的衝動。有股力量吸引著我，我覺得我必須要走出去，內心卻掙扎不已。修會團體和我一起為此意向祈禱。幾番討論後，得到團體的支持。戴修女前一陣子剛去過，了解當地的情況，此時正好幫我做應有的身心靈的準備。之後沒幾天，我就提著小行李上路了。

出發

這是我第一次在坦尚尼亞境內單獨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有些心慌。在碼頭告別了送行的修女們，孤獨一人，我竟開始考慮此行的決定是否正確，我祈禱！請耶穌給我支持。晚上九點船準時啟程。沒買到船艙位的旅客，在偌大的甲板上席地而臥，和人聊天。在滿天星斗的籠罩下，一切顯得那樣自然祥和。大概是到了半夜吧，終於安靜下來。除了引擎轟隆聲，就只有船行撥開水面的聲音了。黑夜裡，湖天一色，分不清界線在哪裡。甲板上還有少許人依著欄杆，靜靜地望著湖。

我憶起耶穌和門徒在湖上相見的事，不知耶穌到底要祂那些門徒去對岸做什麼？想像耶穌抓起快要沈下去的伯多祿後，竟然向我招手。我不明白祂是對我說Hello，或是要我像伯多祿那樣走過去。我竟然心慌起來。

「讓別人去吧！我不會游泳。」我心裡這樣想，然後就快快回到船艙裡，以為眼睛看不見耶穌就沒事了。事後每想起這件事，我就懊惱自己的軟弱，後悔自己的不誠信。幾天前才剛對耶穌表白的愛情，竟然這麼快就消失無蹤。我如此善變，不知往後怎麼在難民營服侍？那個晚上，我把自己蓋在床單下，反覆難眠，不能接受自己的害怕。

船到Bakoba時，天尚未全亮。這整夜的旅程即將結束，準備上岸的人都很興奮。早就有人警告過我，沒見到熟人，絕對不要搭便車。而來接船的人卻又遲遲未到。為了不浪費時間，我買了三條烤香蕉當早餐，就自己問路走到巴士站。從碼頭去Bugene教堂的路況很壞，有很長的一段路，一邊是岩石的山，一邊是懸崖，路上全是尖尖的石頭，我只要一探頭，就可以看到車和懸崖有多接近。坐在巴士裡的人話不多，感覺上大家都很緊張吧。我自己是很緊張的，一路唸經，直到抵達目的地，才鬆口氣。有一個人說「tumshukuru Mungu」大家也跟著重覆同樣的話，那意思是「感謝天主」這句話，是所有人都用的，不論是基督徒或是回教徒，都是這樣說。

坐了整夜的船，和好幾個小時的巴士，可把我累壞了。接我的神父到了近黃昏時，才回到堂口來，還堅持要帶我去難民營見識一下。我們坐在那部中古車裡，一路在黃沙飛揚的路上搖晃。車速必須很慢，才不會前後車相撞。

難民營

在進到難民營的那一刻，我就被震懾住了。只要看那些難民的臉，就不難感受到他們離鄉背井深深的苦痛。在每戶塑膠門或草棚前，大家坐的坐、站的站，表情木訥的看著往來的行人。很多孩子，成群結隊從樹林走出來，頭上頂著樹幹或樹枝，是要帶回家生火煮餐用的。

有些孩子還一路玩起來，沿途向過路的車輛揮手高聲尖叫、笑鬧，年輕人事事好奇，愛玩是他們的天性。他們不為人間苦難束縛。孩子純真自然的歡笑聲，給氣氛凝重的難民營，

增添幾許人間氣息。

路過的車身上，都用大字寫了他們代表的機構。我很快就學到：不同的車，不同的機構，代表著不同的權威和等級。譬如白色箱型大車是聯合國的車，四輪帶動，馬力十足，即使路況再差，照樣行駛。從聯合國車裡下來的人，被認為是最高權力和財力的象徵。

我去難民營兩週後，在尚未完全了解兒童收養中心的情況。一次開會中，聯合國和我們的經理竟指定我擔任中心的指導（Supervisor）。主要原因聽說是看我去了兩週，所有孩子都還活著。此中心的目的是照顧收容來的孩子們，直到他們的父母親來領回去，或是被別人認養。

收養中心

到收養中心來的孩子年齡不一，情況也不同。最小的大概幾個月大，最大的約15歲，大部份是聯合國的服務人員從邊界帶過來的，他們有的父母，家人都被殺了，落得孤單一人；有的父母分散，跟著人群到邊界，等著父母親的出現；有些大孩子，自編、自導、自演，說是和父母失散，孤苦無依，博取邊界聯合國的人同情，把他們帶過來。他們在中心，有得吃、有得玩、還有機會受教育，樂不思蜀，竟然不替父母親想想，害父母親尋得焦頭爛額，擔心不已。當父母終於在中心找到孩子時，心中的憂慮頓時化為烏有，但又很生氣。他們邊哭邊罵，邊扭扯著孩子。喜怒哀樂的複雜情緒，展露無遺。

也有些父母親把小小孩放在中心的大門外，自己則躲起來，遠遠地看著孩子有沒有被帶進中心去。久久不見父母親回來，孩子又孤單又恐懼，只有號啕大哭，甚至哭得大小便弄得滿身都是，父母親也無意帶回。他們這樣做，理由很多，大致上是覺得孩子們在中心，會有比較好的照顧，吃穿都沒問題，同時也希望留在家中的孩子多一口飯吃，這些算是被拋棄的孩子，通常是女孩。

食衣住行

孩子們在中心。住的是塑膠帳棚，吃的是用玉米做成的ugali，是本地人的日常食物。在盧安達，香蕉是主食，成了難民到坦尚尼亞之後，只能有乾燥的玉米碾成粉做成的ugali，當然比香蕉硬。他們不喜歡ugali，就以分配到的玉米去和本地人換香蕉，價格相差很多，只能以多換少。真不知他們的日子是怎麼過下去的。

中心的孩子偶爾也有飯吃，配料是小魚乾和紅豆。從國外收到的救濟品中，有短短的小香腸和肝臟罐頭，孩子們大部份都不喜歡吃。

生病的孩子每週加兩個蛋，每週至少還有一次吃牛肉的機會。我們人多，買的分量相對的比較多，賣牛肉的時常刁難我們。「買那麼多！那別人呢？」被派去採買的工人不願被笑話，要我自己去。我每次都得嘻皮笑臉，客客氣氣的跟賣牛肉的說好話，買到了就趕快走。有時走不了那麼快，就會被消遣。我不懂盧安達語。但當一大堆人對你起鬨時，再呆，我也會敏感到是衝著我來的。我雖不喜歡，也只能在心裡安慰自己說：「沒事，沒事。」還對他們說：「祝你們今天如意。」（當地一句很普遍的社交話）。難民營生活單調，消遣我大概是

他們當天談笑的資料。雖然儘量勸自己不要把它當一回事，但也會有覺得受不了的時候。有一次回到辦公室，很想不開，在心裡問耶穌說：「禰剛才有沒有和那些人一起對我起鬨啊？」

收養中心一般飲食用品都是聯合國的救濟品，聯合國和難民營經理(Camp Manager)對孩子們非常照顧，他們堅持孩子們一定要優先受到照顧。若需要另外買菜，加菜，我就動用瑪利諾會的捐款。

救樹

聽說難民營所在的那片土地原來相當肥沃，居民們有的種植咖啡、有的種香蕉。還有些地方原是樹林。成千上萬的難民湧進之後，土地被踐踏得僵硬了，而護林工作又做得慢了些，大部份的樹都已經被砍掉了，只好去樹林伐木。在難民村，有些樹有油漆作記號，是不准砍的。那些漆了記號的樹，高高在上的小樹幹無法被砍倒；而刀斧能砍到的部份已被砍得精光，只留下主幹還在。

我們的收養中心，光禿禿的一片，只有一棵沒被砍光的，很粗大的樹幹在那兒。主枝離地不高，工人還繼續砍。我原以為它已經死了。雨季時下了幾場雨，那樹幹上居然長出許多青綠可愛的小樹枝，隨著天降的雨露，欣欣向榮。看到它的生命跡象還在，連我都覺得自己生命充沛起來，興奮不已。我每天都去看它，不准工人再對樹幹動刀動斧。有個本地的社工卻執意要把這棵大樹連根拔除。他說那個樹幹在中心，不好看。我向他解釋留下那棵樹幹的重要性，不知他是聽不懂？還是聽不進去？我除了跟他大吵一架之外，每天還得盯著工人，確定他們不去動這棵樹。這位社工一心一意要砍，我一氣之下對他放話：「你再叫他們砍，我就跟你沒完沒了！」他年輕小伙子看到我一個老修女動怒了，只好放棄己見。

人物誌

在難民營時，我遇到過三個很特別的人物。他們的言語帶著悲天憫人的情懷，充滿愛的力量。

有次我們拜訪國家管理者(Country Director)，談起難民營中可能會有糧食短缺的情況出現。他說：「修女，人不會餓死。只有在我們失去了憐憫之心時。饑餓才會控制我們。修女，要為我們的憐憫之心祈禱。」

有次我問聯合國難民營經理為何選擇這個工作。他說：「我們都是人，都有同樣的膚色。(他也是非洲人)他們不幸成為難民，我心中有股力量驅策著我，我要支持他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難民營經理在那個發不出薪水的時候，執意不散也不裁減工作人員。他認為錢終究會來。而那些人需要有薪水的工作來養家。

這些，都是來自天主的智慧，給了我精神上很大的支持。耶穌自己說過：「為我最小兄弟做的，就是為我做。」(瑪二十五：40)我深深體會到，愛人要及時，不能等。我求主！當我在愛的路上徬徨時，拉我一把。

三個人當中，我必須特別介紹難民營經理，他是個性情中人，是明愛會(CARITAS)難民服務的主要人物。有一天，營中恐怕會有暴動發生，氣氛緊張。聯合國的人早走了，這位經理卻留下來支撐到天黑。那天，他到兒童中心來接我時，車裡前後都有警察持槍把守。他見面時問我的第一句話是：「孩子們怎樣？」令我非常感動。

那晚睡前，我思前想後，不知道自己到底走進了一個怎樣的狀況中。若說有主在，就不會害怕，這是一個大謊言。那天我確實很害怕。有些事我沒有怕，不是我勇敢或信德大，而是我經驗不足，不懂得害怕。傻人有傻福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我們的這個經理，做事手段強硬。但由於他的正直不阿，使人信服。他不好好說話，只會吼叫。我起初對他也畏懼三分。但當我看到了他內心溫和的一面，就常常為他祈禱。因為，我怕會有人受不了他的吼叫，而把他暗殺掉。他沒有因為他的職位而表現得高高在上就隨時差遣人做事。其實他吃的苦比別人多。他內心充滿憐憫。

有一陣子，工人太多，我們又沒錢。我向他建議，裁掉幾位中心的工人。他低下頭，皺起眉，半天不應。最後終於說：「錢，有一天一定會有。天主會幫我們的忙。目前雖有困難，工人也不能減。因為他們需要這份工作養家。」他抬頭看著我，又加了一句：「你明白嗎？」他的話使我非常不安。終於我確認了一件事：我雖然在工作上受到肯定，但卻漸漸失去了初衷。我是這個收養中心的指導，是什麼時候，權力讓我減低了愛人的能力？黑暗抹去了我的傲氣，在那一個黑夜裡，我認出自己心中的黑暗，主在黑暗中溫和的牽引著我的手，我在黑暗中向主懺悔，哭泣不止，淚水給了我重生的勇氣。這個經理是耶穌臨在的表徵。

難民營經理和聯合國對中心很照顧。孩子們的需要從不曾縮減，我若向他們求兩樣東西，他們不會只給一件。天主應許過，祂不會把石頭給來求麵包的人。我去難民營服侍，沒有經驗，是這個經理用天主的應許來支持我的工作。

當時，坦尚尼亞的明愛會沒錢，一切全靠國外捐款。我剛去工作時，自己沒車，只能搭經理的便車，跟著經理不定的時刻表行動。有一次，早上彌撒中，快到領聖體的時候，經理的車來了。有人來叫我說：「我們要上路了！」我說，只要再5分鐘就可以出發了。那人沒走幾步就回頭說：「修女啊！你知道他是不會等人的！」我可不笨，當然知道經理不會等我，只好快快出去。經理見到我這麼快就出來，顯得有些意外，竟然客氣起來，有點不好意思的說：「對不起！我們是在工作。」在無法好好參與彌撒這件事上，我祈禱，求主光照，重新檢視我去難民營的動機。幾天後，我告訴他，他任何時間要出發去難民營，我不會有第二句話說。「mimi miko tayari muda wote」意思是：任何時候，我都會準備好。他向我道謝，我受寵若驚。難民服侍是我來此的目的，我在參與彌撒和工作的需要上，做了這樣的選擇，結束了無法領聖體的掙扎。

支援

後來我向台灣明愛會求援。我寫了一封信，請學生們為我的服侍工作刻苦，省下了10元的冰淇淋錢，捐給我們。成道學老師為我在台灣天主教學校發起捐款。他用「英雄與傻瓜」為題，鼓勵同學們慷慨捐助。許多同學除了捐款，還寫信、寄照片給我。我在難民營的工作，幸得有這麼多台灣可愛的學生支持，買了一部四輪帶動的Toyota，那是要很多錢的。我去

首都領車，整部車裡裝滿了一箱箱的藥品回到難民營。大家看到新車，都很高興。有了車載人載物都很方便，特別是送病人到醫院，快速多了。

我們瑪利諾會的修女，會在不同的時候來看我，為我打氣。有位修女還帶來自己的泡菜。戴修女和安修女帶了塞滿整個後車廂的手織小毛毯。孩子們把毛毯抱在胸前，像抱娃娃一樣，他們抱著毛毯走動了一下，又坐回地上，笑容轉成了愁容。看他們小小的臉上皺起眉來，即便是鐵石心腸都會碎。他們也是需要被抱抱的，能加上一個親親更好。誰不想享受天倫樂？稚子不懂得說，我來替他們說，替他們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不知道；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

難民小檔案一

讓我先帶小嬰兒Kapusi卡布希和你們見面

名字：卡布希(Kapusi)

性別：男

年紀：五天大

父：不詳

母：歿

地點：戰亂時的荒郊野外

小小的Kapusi 被抱來兒童收養中心時，才五天大。一群逃難的人，在路過一個荒郊野地時，看到他躺在一個婦人的懷裡，用力的吸吮那婦人的奶。那媽媽一動也不動，也許剛死不久。沒了命的媽媽無法安慰、飽飢她飢餓哭泣的兒子。這群逃命的人，抱起小嬰兒，一起跑路到了Kyabalisa難民營。他們叫一位年輕的婦女把嬰兒帶到中心來，請求收養，因為她自己無法照顧如此小的嬰兒。這小嬰兒裹著一件小毯子，尿布已濕，臉色粉紅，嘟著小嘴。陽光太亮，使他眯起眼睛。我們沒去調查故事的真假，最重要的是要保護這小生命。我把嬰兒抱在懷中，他仍然眯著眼，安靜的瞧著我。我心跳的很厲害，不知是悲傷？或是在向人間抗議？這麼小的孩子，就得承受這樣淒慘的人間悲劇。我把他抱近我的臉頰，感到一陣微微的溫暖由他而來。我輕吻著他的額，對他說：「希望你知，這世上將有多少人會愛你。」

在帳棚門口，有我們四個女人和一個小嬰兒，這是怎樣的一個畫面？我望著這粉紅色的小臉蛋，突然有所領悟。原來當年那個小耶穌的出生，是為了眼前這個小難民。耶穌出生時，上無片瓦，下無寸土，還要逃命到埃及去。今天，小耶穌到了我們難民營。我心中無限感動，二位歐巴桑看我久久不說話，就知道這小嬰兒，我們是留定了。從此，這小傢伙就由她們二位輪流照顧。我們為他取名Kapusi。Kapusi很少哭，很惹人疼愛。他總是被抱在懷中，享受被愛和安全。

有個非政府組織(NGO)專門供應幼兒營養早餐。我們中心沒有奶粉給這麼小的孩子，於是就把孩子帶去那兒，請求協助，一切都很順利。有一天難民營經理來中心巡視，問起Kapusi的故事，我輕描淡寫的介紹了一下。二位歐巴桑把孩子抱過來。難民營經理看了一下，丟了一句：「你們做的很好，繼續用心照顧他。」說完就走了。等難民營經理走遠了，二位歐巴桑同時開懷大笑，指著Kapusi說，這Kapusi真了不起，連難民營經理都來看他。

難民小檔案二

再給你一個故事：加祿，七歲，二年級男生。一天中午放學後和同學一起回家，有人在他們背後吼叫，要他們快逃。兩人不知所措，就分別各自跑路了。離家不遠處，加祿看到地上一個無頭屍，穿著很像爸爸的衣服，他不敢停，加快腳步，直奔家門。在門外，他緊急的敲打著門，還不斷的往後看，是否有人跟來？母親將門開了一個隙縫，用力把加祿拉進去，很快的上了門栓，把椅子和桌子堆起來，擋在門後。媽媽一隻手捂住加祿的嘴，並在他耳邊輕聲說「別出聲」。他們都躲到床底下，一直到天黑才敢出來。媽媽說他們得快走，妹妹拗著不肯走，說要等爸爸。媽媽流著淚，親著妹妹的臉說「爸爸已經去了舅舅家，在那裡等我們。」看到媽媽的淚水，加祿知道路上那個穿著爸爸衣服的無頭屍，正是他們的爸爸。他什麼都沒說，捂著嘴不敢哭出聲。媽媽把他拉過來，緊抱著他，在他耳邊說「你是哥哥，要勇敢。」加祿拿著媽媽打理好的包袱，拉著妹妹。媽媽背著弟弟，也拿著一個包袱，開門之後，一起快步跑向黑暗的田野。後來他又和媽媽失散了，非常害怕，但他沒有哭，因為媽媽要他勇敢。為了跑得快些，他把包袱丟了，把妹妹拉得好緊，跟著人群，來到邊界，最後，兄妹倆被帶到中心來。

離開難民營幾年後，我在大學選了一門課叫做表達藝術 (Expressive Art)。當時，我畫了一張畫，有個女孩獨自坐在草原上，望著滿佈繁星黑漆的天空。我寫著「她數著天上的星星，看到一顆流星。她問，再過多少天，爸爸、媽媽才會來看我？」那時我離開難民營大概已有三年，那個小女孩—加祿的妹妹依然在我心中。我心痛的想著她，淚都還沒乾，我又唱起：「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不知道；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

挑戰

我那個工作，大事、小事的區分不大，每件事都很重要。譬如洗手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若有什麼人得了什麼病，我們住的那麼密集，互相傳染是很容易的事。我們規定孩子們不能隨處大小便，違規的，要被兩位歐巴桑處罰。

孩子們上廁所是最令我緊張害怕的事。所謂的廁所，是一個深深的洞，上面鋪著塑膠布。有時候，小便留在上面，把那個地方弄得又臭又滑。小小孩要如廁，一定要有大的孩子陪著進出。我常在辦公室門口或窗口張望，看到孩子們進去就一定要看到他們出來。有時，他們進去太久還不出來，我就緊張兮兮地叫人進去看看。有時連那個被派去的也好久不出來，我只好自己去看。我那麼緊張，是擔心他們會不小心掉進坑裡，死掉了都沒人知道。我這麼擔心，有的孩子竟然還在裡面聊天不出來，真令我生氣。我的脾氣上上下下，每次生氣後，就唱一首聖心歌，表達我的悔意。「耶穌，良善心謙的耶穌；變化我心，變化我心，似禰之聖心。」

思念

我們有兩個孩子大約只有三歲大。歐巴桑媽媽們(按當地風俗，小輩喊年長的婦女「媽媽」)說他們每天早上醒來就哭，也不和其他人一起玩。我好幾次看到她們坐在草蓆上哭叫著，身體左轉右轉，好像在找什麼人或什麼東西。我想：那樣小的孩子，是不是體會到媽媽不在身邊的恐懼？他們見不到親人，甚至連熟悉的小狗、小貓、小雞、小鴨或小花、小草都見不到，說不定還曾親眼看見了殺戮的可怕。只是，年紀太小，無法說出心中的驚恐。那時

他們剛來到中心沒多久，和其他的孩子尚未熟悉起來，哭叫可能是他們唯一的生存之道。

我既無難民經驗，又缺少書本知識，能做的就是天天求天主支持，依靠耶穌一起去厄瑪烏之路。兩個孩子什麼都不要，也許只要抱一抱，那怕只是一下下也好。一般家庭長大的孩子如此，更何況是這些孤單的孩子。

我請站在門旁的媽媽們抱他一下。其中有個媽媽望著我，雙手抱在胸前，好像我是奇怪的東西。她說「修女，每個孩子都會哭啊！哪有他一哭我就去抱的道理？我的孩子在哪裡？他有人抱嗎？」

這個媽媽思念他失散的女兒，深為所苦。她誠實的說出心中的掙扎，觸動了我。

我想到我的媽媽。日據時代，父母親帶一家大小住到一個山上，附近有許多墳墓。啊！他們在自己的家鄉，過著像難民般的日子，真淒慘！二哥小時候病了來不及送醫，就死去了，那時我尚未出生。母親的愛使二哥繼續在他的懷念中長大。她常常對我說：「你二哥真媽頭(台語英俊之意)，他若還在，現在大概是警察。」她總以為家中有個警察，就不會被別的警察欺負。我從非洲回家，每次和她聊天，她就重複二哥的這個形象，有一次，我真的夢到了長大了的二哥。我形容二哥的樣子給母親聽，她就說：「是啦！是啦！他會是這個樣子。」又說二哥和我比較有緣，我才會夢到他。母親到了九十多歲了，還是在談二哥的事。除了主愛之外，母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愛了。

我在難民營時，媽媽九十多歲了。她不知我到底身在何處？過的是怎樣的日子？她只知道非洲很遠。當時，她是以怎樣的心情想念我呢？我知道她病了，但不知她病得怎麼樣。我那時心中最大的安慰就是她和我兄弟在一起，大姐也離她不遠，大嫂和兒孫都在她身邊。我不是不想她，只是我選擇留在難民營。我為孩子們唱「世上只有媽媽好」，為自己唱「母親像月亮一樣」。那一段日子，我懷著兩樣心情服侍工作，只有同行的耶穌明白這種心情，因為祂也曾常常不在祂的媽媽身邊。

驚險

在難民營裡，我也曾受到生命的威脅。有一次，就是在經理的副手第一次到我們中心來的那一天，為了熟悉中心環境，他在中心外面站了一整天，看著人來人往。難民們經歷過災難，對陌生人的警戒心特別強。到了近黃昏時，來了一小群人，圍住他，惡言相對，還動粗。有人來向我報告，我趕緊出去，擠身在他們當中，希望排解糾紛，安撫已經開打的局面，我以為自己在那兒已有一段時日，難民們認識我，會聽我的。在混亂中，他們雖然沒打我，但我卻被又推、又擠。事後，經理把我痛罵一頓，要我以後若遇到類似的情況，必須馬上離開現場。

另有一次，我去倉庫挑二手舊衣，一根粗大的鐵線刺到我小腿上。在回中心的路上，我就開始頭暈。我強忍著到難民營中心時，就昏過去了。幸好有兩位比利時醫生，到鎮上四處張羅破傷風的藥，最後終於找到一種替代藥品，我才沒死。那個傷口範圍很小，但很深，過了一月還沒好。我趁著去別的地方開會，順便去看當地的中國醫生，當場把他們嚇壞了。他們說，再晚兩個星期，我恐怕會沒命。此後我每天去他們的宿舍打兩個鐘頭點滴。每次醫生們都猶豫不決，互相推託要由誰來打。因為他們只有大針頭，要打進血管裡很困難。我如此

受折磨，過了兩星期，人沒死，但傷口也沒進步。後來，我回到台灣看母親時，去過彰化幾家有名的醫院。醫生們都說，沒發現什麼嚴重的事。可是我自己明白，一定有事。訪親假就要結束了，回非洲的日子逐漸逼近了，我怕回不了難民營。生氣、又無奈，我急的哭了。有一天，我把傷口放在水龍頭下用溫水沖，一直沖、一直沖，沒想到膿血一下子噴了出來，流個不止。自那之後，傷口就慢慢好起來了。想想我這條命還是向天主哭回來的呢！當時，天堂還沒有我的份，天主要我留下，繼續工作吧！憨人有憨福，就是如此吧！

毯子

中心裡，孩子們最多的時候有80多位。他們分住在兩個塑膠布搭的帳篷裡，地上鋪著塑膠布和草蓆，幾個孩子共用一張毯子，前面的架上，就存放糧食和衣物。睡覺時，孩子們擠在一起，像沙丁魚一樣。帳篷在山坡地，下雨時，雨水由上洩下，也會滲透到帳篷內。地濕了，孩子就互相擠在一起睡。四面漆黑的時候，小孩子不會到外面上廁所，只好在裡面大小便，天亮起來時，有的孩子大便、小便，弄得全身都是。有位修女來訪時告訴我：孩子們經過創傷（trauma），常會無法控制大小便。他們在逃難時看到的景象。是旁人無法想像的。懼怕是身心創傷的現象之一。這樣深的創傷，豈是我這淺學之人所能了解？更何況是我們的洗衣媽媽，和照顧他們的媽媽們。日出日落，天天如此，難怪這些需要清洗大小便的洗衣的媽媽們，一見到我，就對著我出氣，責怪我沒把孩子教好。我只好放下身段向她們賠不是，說些我自己都不理解的話，試圖安慰他們。

髒的毯子得洗，洗完還得等它乾才能再用。但並不是每天都有大太陽可以把毯子曬乾。每天睡前，我都希望明天有大太陽，能解決曬乾毯子的困難，還能讓暖洋洋的餘溫，溫暖孩子們的身體。我天天為這樣的心願祈禱，有時，下一整天的雨，我只好異想天開的請耶穌再造個太陽幫忙把毯子曬乾。

夜訪

有一天下午，雨早早就來了。到了黃昏，又是狂風、又是大雨。晚餐後，我快快回房裡，裹著毯子，希望可以快快睡著；另一方面腦子卻還在想，若雨下個不停，明天怎麼辦？想起明天，心就涼了半截。為了調適這心情，我把雨當做人，和雨商量：「你既那麼早就來了，到了晚上還在下，那麼，明天，拜託拜託，就請停停吧！」又和太陽誠心誠意的約定：「日頭呀！日頭！只要你出來，我就唱歌給你聽。」

當然，我相信耶穌無所不能，可是大部份的時候，我不確定祂在哪裡，也聽不到祂的聲音。今夜風這麼大，雨這麼猛，我是不喜歡。我的腦袋裡，只希望明天有太陽。我把毯子蓋住我的頭，輕聲細語的向耶穌求個陽光普照的明天。

夜裡，我迷迷糊糊的看到一個人，有條毯子從他頭上垂下來。黑夜裡，他的臉色暗淡，毯子還有尿臭味。縱使祂臉上沒有了光彩，我也認得出祂是誰；縱使祂身上的臭味使我噁心，我也不能掉頭而去。祂，是夜訪的耶穌。這個耶穌的臉對我並不陌生。很久之前，有個人送我一張聖像，聖像中的耶穌就是這樣的，圍在祂頭上的是一條長圍巾，不是一條毯子。當時我把這聖像當書籤用，時常可以看到它。只是沒想到有一天，聖像中的耶穌會裹著帶臭味的毯子來訪。啊！我嚇壞了。問祂出了什麼事，祂卻只靜靜的看著我，一句話都沒說，叫我心急。

這是祂當時的形象：

祂的眼深沈，
祂的臉消瘦。
雖然祂的模樣
如此落魄，
祂的眼神依然溫和。
祂什麼都沒有，
只有那條帶臭味的毯子
在祂身上。

我用力擦揉眼睛，要確定祂是我的耶穌。當定睛再看祂時，祂已經消失。我知道我作夢了。

經上說「耶穌取了人性，居住在我們中間…。」(斐二：6-7)

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
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
為應把持不捨的，
卻使自己空虛，
取了奴僕的形象(形體)，
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

喔！耶穌到處都在，祂當然也在難民營裡。這夜訪的耶穌在難民營裡，裹著和孩子們一樣臭臭的毯子，和祂那些孤獨、憂傷、又恐懼的小孩子們在一起。

夜訪後

隔天醒來，我還記得夜訪的基督的模樣，也深信祂天天與我在難民營中相見。如此的領悟，使我精神煥發。到了中心時，孩子們依舊跑來抱我。我蹲下來讓他們摸摸我的頭，這是小輩對長輩的問候。

洗衣的婦女們和兩位照顧孩子們的歐巴桑，控訴聲依舊，只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樣覺得委屈。我向她們揮手，走過去道早安。怪了！她們竟然挺和氣的。我以前不也和今天一樣嗎？為什麼她們今天不一樣了呢？到底有什麼不同呢？我突然領悟到，可能是從前，自己的態度有偏差吧！

沒關係。耶穌在這裡，我改過就是。事實說明了：要別人改，自己得先改。

我的心情可好啦！我走出去看中心這片土地，發覺有些簡單的事可以改進。於是讓大孩子們去鋤地，幾條田埂把它分隔成一片片的田來種玉米、種菜、種花。小一點的孩子去撒種子，每人都分配到一份工作，大家都很高興，好像有一種在家的感覺。雨水夠，我們埋進土裡的玉米很快就長出葉子，菜和花也都如喝醉酒一樣，長得到處都是，非常漂亮。整個中心都變了樣。許多人都來看。好像是來參觀觀光花園似的。這是整個難民營第一個有花園和菜園的地方。我們還把花的種籽分送給別人。不久，許多人家門前都長出花來，可愛極了。

耶穌那次夜訪之後，我的內心生活也起了很大的變化。神學和哲學的書不再令我著迷。在這難民村裡，耶穌的俊美沒有了，如那受創傷的蘆葦，溫柔和謙卑。祂在人群中穿梭，有人認出祂來嗎？

事隔二十年，和人談起難民營的事，還有人問我想不想再去難民營工作？「早年我會，現在不會。」這是我直接的回答。我的年齡和健康，都已經過了能承受必須快步工作的階段。我去的那一次，真是天主特別賞賜的機會。那一段時間，工作雖然辛苦，但它給了我機會，去愛、去碰觸自己的心底深處的溫柔和固執。認識自己的軟弱真好，可以自由的看自己、做自己，請耶穌來到心中坐鎮，保守我的路程。

耶穌一直與我同行是我的基本信念。這個信念使我有能力去做服侍的工作。從服侍中體會神的照顧，和與主同行的喜樂。主耶穌牽我的手、拍我的肩，使我的生命更豐富。願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如行在厄瑪烏的路上，都能體會到有耶穌同行。

婚禮與祝福

現在，我請大家到Kyabalisa難民營走一趟，聽聽一對新郎和新娘向你們述說他們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我寫一段自己夢想的桃花園村夢，送給還鄉的難民，願有大家的祝福。

寫婚禮這一段，我用了很長的時間。回憶這對新郎和新娘勇敢的在難民營裡，重新開始他們新生命的故事。他們的婚禮上，沒有鑼鼓、沒有喧嚷的擴音器，卻有一群人真情的唱歌、真心祝福他們。我早先曾想為他們寫一個愛情故事，卻不知如何下筆。二十年過去了。它不甘被冷落，而來叩我的記憶之門，使我驚訝不已。我在主前好幾次默想，請主再陪我走一趟當年的難民營，還要去看看那熱鬧的婚禮。主不能不去，因為當初我們就是一起去的。

都過了二十年了，我不可能對每件事都還有鮮活的記憶。我現在還活著，同樣的那一顆心還在跳動；只是，年齡的增長、記憶、反應、情感，都不會完全一樣了。

從開始回憶這二十年前的婚禮，記事過程，修改多次，終於可以把模糊的記憶重新翻洗，把那些片斷一片一片聯結起來，竟然還把蝴蝶和花兒帶進這一個溫柔的愛情故事裡，新娘衣仿佛是一片野地鮮花，不斷地把生命更新。他們的腳印勇敢地在地上不斷地延伸，它們的芳香高貴，熱情的吻著大地。這是我從難民營婚禮所讀到的生命的另一章。

當年的殺戮已成過去，而我也沒有留下來目送他們舉營回鄉。我雖不知這個婚禮後來的發展，還是很佩服他們當年的勇氣。這難民營的婚禮是愛的見證，天主給的禮物。它給沉重又淒涼痛苦的難民營，帶來喜樂和希望。

那是一天的中午，太陽正當頭，我要去山坡上的辦公室。途中遇到一群人，興高采烈的唱著歌，還用舌音表達無限的喜樂。（舌音是用舌頭在嘴裡發音，只有在慶典和特別的日子才使用。）我感到很意外。難民們異鄉做客，哪有歡樂可言？學習人情世故，是侍奉事工的第一步。我到了難民營，入境隨俗，也很久沒有興高采烈過了。此時看到如此盡情喜樂的景象。心情之高興，真是難以言喻。

我擠進人群中去當密探。「有人要結婚！」是我打聽到的主要消息。

「有人要去結婚！？」這群人中，沒有穿白色婚紗的新娘，也沒有西裝畢挺的新郎。到底誰要結婚？

喔！是的，有位穿著長裙的小姐，手持一束似是山坡上採來的野花。有位先生身穿白色襯衫、黑色長褲，走在她的身邊。

大太陽下，汗水流過每個人臉上，如天主在赫爾孟山上注下的橄欖油，(詠：133：3)，讓他們容光煥發。呵！是天主和他們一起歡欣，才能使他們哀戚的臉上有了喜樂。歡笑是心靈痛苦的良藥，具有強烈的傳染性。路旁的人看見了，紛紛舉手祝賀，我當然也不錯過良機，舉起雙手晃動，與大家同樂。

這群人停在一棵大樹下。
樹蔭如一把大傘，正可遮住強烈的太陽。
又有一陣涼風，徐徐吹來。
雖然沒有座椅，大家站著也很歡喜。
經過大難沒死的生命太寶貴。
雖然流落外方，結婚大事豈能從簡，
喜樂也不能缺。

心情好，無酒也能醉呀！
這就盡情吧！
被圍在中心的新郎看著他的新娘，
溫柔擦去她臉上徐徐流下的汗水，深情的對他的新娘說：
「我親愛的新娘，
強烈的太陽，
洗去妳臉上的新妝。
粉墨沒了，你的皮膚卻如Ebony 那樣的黑又亮。
妳低下的雙眼，翹起的睫毛，
如二輪彎彎細細的新月，
深深打動我的心。
想親吻妳，卻怕別人笑。
啊！妳可聽到我的心跳？

我親愛的新娘，我們一起逃難，
在夜黑風高的荒地上，碰來碰去。
啊！那高低不平的地，原來是一具具的屍體。
我們無限驚慌畏懼。
我們互相緊握雙手，
跌倒，再起。怕極了被分離，
我們的衣服上沾了血跡，
皮膚上血腥的味道濃重，
你靠在我胸前，嘔嘔要吐，

然而，空腹裡有麼東西可以還給大地？

這樣的旅程使我們顫抖心悸。

啊！為怕不能在一起，

我們鼓起勇氣，

請遊魂為我們做見證。

我們求神祝福，不使我們分離。

我們互相應許，無論誰先死，

另一個，一定要勇敢活下去。

這樣的許諾，使我們心酸不已的哭泣。

啊！那可是我們靈魂深處的一個婚禮。

今天，陽光充滿大地，迎接我們的婚禮。

它雖然簡單，重要是我們在一起。

我們的房子，牆壁是草蓆。

屋頂的塑膠帳棚像個大雨衣。沒關係。

只要有個地方避風雨，

我們的痛苦淒涼，都會過去。

我親愛的新娘，

在家鄉裡，我早已談論婚禮，更談到撒羅滿王的金縷衣，

我們都同意：野花的風采，比撒羅滿王的金縷衣更高貴、迷人、有嬌氣。

看！妳的長衣如田野，百花遍地。

所羅門王的金縷衣也比不上妳的長衣美麗。

聽我告訴妳吧，甜心。

有隻蝴蝶輕輕來到妳的肩上停留。

雙腳站在妳的肩上輕輕舞動，

像怕踏碎薄薄的鮮花瓣，

小心翼翼。

另有一隻蝴蝶飛來，

顏色黃又黑，粉紅又輕藍。

它在原地走動，專心看花，

卻沒有說半句話。

看來，它們把妳的長花衣，

錯當是滿地錦繡的花園。

我親愛的新娘，

請凝視著我的眼睛。

妳會在我眼中，

看到自己有多美麗。

而我要在妳眼中，

感受你的多情和溫柔。
你那短暫害羞的回眸，
使我如酒醉充滿喜悅。

我親愛的沒有婚紗的新娘，
一句話也沒說，
默默跟著你沒有西裝的新郎。
甜甜的微笑。
我們緊握著手，一起想念著
家鄉青綠的草場。
縱然已經變了模樣，
無論如何還是我們的家鄉。
我們要更堅強，
在這風沙滿天飛揚的地方，
保守著我們的希望，我們等待
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家鄉。
我們要和其他人一起，
把寬恕的種子
撒播在曾經是血腥的土地上。
請求大地之母使我們的靈性成長，
讓我們的兒女觸聞家鄉泥土的芳香。
用在此等待的時間，我們的信德成長。」

逃難中的愛情故事會有什麼結果？新郎和新娘的面貌，已在我記憶中模糊。愛情的故事，不是人長得怎麼樣，也非言語有多長。那是兩顆心，兩個靈魂的渴望。

回到記憶中的難民營婚禮，是我請主耶穌和我同去的。沒想到祂使一個看似平凡的婚禮，成為神所祝福的，成為耶穌愛人的隱喻。祂進到人間，用人間言語細說祂的誓言，愛情的保證。啊！請打開心房，讓耶穌住在那裡，對你細述一段專屬你的愛情。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要因祂而得力。

去年，我回到修會母院。修院四周高聳的樹林，茂盛繁榮，雨後發出沙沙聲。我坐在一張長凳上，看著附近高高低低的地裡，花草樹木被修剪的整整齊齊，一叢叢的，很有規律，卻不失活潑。我覺得坐在這裡真好，可以做夢編故事。

我看到有一群母親，把他們的孩子，或抱在手中，或放在地上。他們咯咯的笑聲有如樂譜上的音符，上上下下，叫人好不歡喜。我在那群母親們中尋找熟悉的面孔。她們個個容光煥發，笑容滿面，可惜沒有找到我所認識的人。我不禁感嘆，二十年，該是一段長到可以改朝換代的時間吧！

有一棵大樹下有羊肉爐。爐旁有兩罈酒，一堆中年人圍在小桌前，吃著一支支剛烤好的羊肉，談天說笑，還夾雜著猜拳的聲音，圍著看熱鬧的人也跟著起鬨。青年們趁著餘暉猶在而氣溫轉涼時，繼續全心全意踢他們的足球。他們汗流滿面，上衣黏貼在背上也毫不在意。

女孩子們一群群的勾肩搭背，在樹蔭下看球賽，興高采烈的又叫又跳。

有幾位老人在屋簷下玩棋，他們的智慧遍寫在滿是皺紋的臉上，深沈的雙眼緊盯著棋盤。觀棋不語真君子。他們謹守傳統的規矩，下棋之聲此起彼落，偶爾也聽到幾聲嘆息、幾聲歡呼。

這種棋，我略懂一些，我看得專心，一語不發。有幾位婦女的笑聲，打斷了我的專心，原來，她們剛從鄰村婚禮的喜宴回來，此時，天色漸漸轉暗，晚霞把天空迅速染得通紅。啊！這變化萬千的風采，令無數人迷戀，為它寫作，為它作圖及彩妝。

二十年前的難民營服侍工作，深植記憶之中，希望那些曾經讓我魂夢牽掛的難民們，在自己的家鄉，互相牽著手，為和平造橋，使生命充滿新希望。

結語

宇宙原是神的創造，生命原是神的禮物。如走在朝聖的旅程上。讓我們帶著神的祝福，不斷對生命存著希望，和神一起往前走，讓神的話在我們心中火熱。

天主趁晚涼時刻去散步，去看亞當和厄娃。(創世紀第三章)

寫了這篇這麼長的回憶，主耶穌和我散步了很多次，聊了很多事，感謝主一路陪伴。

願大家都有時間，和天主趁晚涼時去散步，和天主共享天倫之樂。

難民營春秋

作者：陳麗卿

發行者：天主教台灣明愛會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二號920室

電話：(02)2381-2140

郵政劃撥：19143701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

網址：caritas.catholic.org.tw

e-mail：caritas.a920@msa.hinet.net

初版：二〇一八年七月

贈閱·歡迎助印